

DOI: 10.11949/0438-1157.20210237

Mo修饰的钼铁复合催化剂及其煤直接液化催化性能

谢晶^{1,2,3},舒歌平^{2,3},杨葛灵^{2,3},高山松^{2,3},王洪学^{2,3},卢晗锋¹,陈银飞¹ (¹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310014;²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上海 201108; ³煤直接液化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 201108)

摘要: 分别在Fe催化剂制备的沉淀、氧化和干燥阶段引入Mo合成了五种Mo修饰的钼铁复合催化剂,调控了Mo和Fe的结合形式。利用XRD、SEM、TEM、BET、XRF、XPS和H₂-TPR对催化剂进行表征,在500ml高压釜内进行神华上湾煤的直接液化实验。结果表明,钼铁协同催化作用促进了氢的活化和煤的分解,Mo修饰的复合催化剂的煤直接液化活性明显提高。Mo在催化剂表层分布有利于活性氢在工业循环溶剂和沥青类物质中的传递,促进沥青转化为油。Mo与Fe共沉淀会影响铁氧化物晶体形成和生长,使晶粒尺寸下降,比表面积和可还原度升高。Mo从氨水中引入形成均匀分散的小晶粒Mo-Fe复合化合物,液化油产率提高4.4%。浸渍引入Mo不改变铁氧化物结构,但Mo富集于催化剂表面提高了与反应物的碰撞概率,液化油产率提高5.0%。 关键词:煤直接液化;钼铁复合催化剂;协同催化;表层分布;活性氢;油产率 中图分类号:TQ 5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438-1157 (2021) 09-4675-10

Mo modifie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XIE Jing^{1,2,3}, SHU Geping^{2,3}, YANG Geling^{2,3}, GAO Shansong^{2,3}, WANG Hongxue^{2,3}, LU Hanfeng¹, CHEN Yinfei¹

(¹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Zhejiang, China; ² China Shenhua Coal to Liquid and Chemical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1108, China; ³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Shanghai 201108, China)

Abstract: Five kinds of Mo modifie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were synthesized by introducing Mo into the precipitation, oxidation and drying stages of Fe catalyst preparation, by which the binding forms of Mo and Fe could be regulated. The catalys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D, SEM, TEM, BET, XRF, XPS and H_2 –TPR. The Shenhua Shangwan coal hydroliquefac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a 500 ml autocla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o and Fe promoted the activation of hydroge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coal, and the activities of Mo modified composite catalysts for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high distribution of Mo on the surface is beneficial to the transfer of active hydrogen from solvents to asphaltenes, and promotes the conversion of asphalt into oil. Mo co–precipitation with Fe affected the crystal growth of iron–oxygen compounds,

收稿日期: 2021-02-07 修回日期: 2021-03-30

通信作者: 卢晗锋(1978—), 男, 博士, 教授, luhf@zjut.edu.cn

第一作者:谢晶(1981—),男,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jing.xie.c@chnenergy.com.cn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B0600303);国家能源集团科技创新项目(GJNY-19-21)

引用本文:谢晶,舒歌平,杨葛灵,高山松,王洪学,卢晗锋,陈银飞.Mo修饰的钼铁复合催化剂及其煤直接液化催化性能[J].化工学报,2021, 72(9):4675-4684

Citation: XIE Jing, SHU Geping, YANG Geling, GAO Shansong, WANG Hongxue, LU Hanfeng, CHEN Yinfei. Mo modifie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CIESC Journal, 2021, 72(9): 4675–4684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grain siz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reducibility. Mo–Fe compound synthesis by introducing Mo into ammonia solution, with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Mo, showed high catalytic activity and the yield of liquefaction oil increased by 4.4%. The impregnation of Mo into Fe–based catalyst did not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iron–oxygen compound, but the enrichment of Mo on the catalyst surface increased the collision probability with reactants, and the yield of liquefaction oil increased by 5.0%.

Key words: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Mo-Fe composite catalyst; synergetic catalysis; surface distribution; active hydrogen; oil yield

引 言

以煤为原料生产液体燃料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有效手段和弥补石油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1-4]。 煤直接液化是煤在高温与催化剂作用下直接加氢 生成液体燃料的技术,油品保留了煤分子特有结构 特点,富含环烷烃,热值高,凝点低,可满足车用燃 料和航空航天等特种燃料的需求^[5-7]。催化剂是影 响煤直接液化油产率的关键因素,大量科研工作者 致力于高活性催化剂的开发,但目前只有性价比最 高的铁基催化剂实现了规模化工业应用^[8-10]。

铁基催化剂是煤直接液化工业中的一次消耗品, 参与煤直接液化反应后随固体油灰渣排出而损耗,且 一份催化剂会带走一份油。在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 生产线中,油产率提高1%,可以新增上亿元人民币的 利润,因此提高铁基催化剂性能,降低使用量对提高 煤直接液化技术经济性和节能降耗意义重大。

在现有铁基催化剂基础上,研究人员实施了很 多优化方案,如将特殊的纳米颗粒制备技术应用到 铁基催化剂合成上用以提高分散性,降低催化剂用 量^[11-13];合成可在较低温度下转化为小晶粒高活性 Fe_{1-x}S的水合氧化铁(FeOOH),提高铁催化剂的本征 活性^[14-15],日本 NEDOL、美国 HTI 和我国已工业化的 神华工艺均使用了 FeOOH 催化剂^[16-18]。此外,引入 其他异质组分改善铁氧化物微观结构和调变电子 性能也是提高催化剂性能的有效手段,本课题 组^[19-20]经过多年基础研究和工业实验实践,发现电 子型助剂如 Ni、Co、Zr等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技术方 案。Mo对氢活化能力强,可被用作煤直接液化催化 剂,同时 Mo 也是一种电子型助剂,与铁掺杂制备出 复合催化剂可以产生协同催化作用,大幅提高油 产率^[21-23]。

钼价格昂贵,大量掺杂势必会造成催化剂经济 性下降。因此如何通过少量 Mo 掺杂提升铁基催化 剂性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 Mo 在铁基催化 剂中最优掺杂形态也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本 文为进一步改善工业FeOOH催化剂的结构,充分发 挥 Mo 的加氢能力,以沉淀、浸渍为主要制备手段, 分别在铁催化剂制备的沉淀、氧化和干燥阶段引入 Mo,合成了五种不同 Mo修饰形态的钼铁复合催化 剂,表征催化剂结构,深入研究 Mo与Fe之间的协同 催化作用,以期为 Mo-Fe高性能复合煤直接液化催 化剂开发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实验部分

1.1 催化剂制备

Fe催化剂制备采用沉淀-氧化法,该催化剂是 一种包含水合氧化铁(FeOOH)的铁氧化物催化剂, 编号为Fe-0,其制备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沉淀、氧



化、洗涤过滤和干燥研磨四个步骤,即在硫酸亚铁 溶液中缓慢滴入氨水溶液使二价铁沉淀,再通入压 缩空气使其氧化并转变为FeOOH,氧化时滴入氨水 保持pH=7.5±0.1;离心分离后滤饼经50℃真空干燥, 研磨成粒度小于74 μm的催化剂粉末。

在上述Fe催化剂合成过程中,分别在氨水溶液 中、硫酸亚铁溶液中,沉淀、氧化和干燥后加入七钼 酸铵溶液制备得到五种Mo-Fe复合催化剂。钼铁 复合催化剂使用的钼原料是四水合七钼酸铵 [(NH₄)₆Mo₇O₂₄·4H₂O,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投料量按Mo:Fe质量比5:100控制。如 图1所示:①七钼酸铵溶液加入氨水溶液中,催化剂 编号为Mo-Fe-1;②七钼酸铵溶液加入硫酸亚铁溶 液中,催化剂编号为Mo-Fe-2;③沉淀反应后加入七 钼酸铵溶液,催化剂编号为Mo-Fe-3;④氧化反应后 加入七钼酸铵溶液,催化剂编号为Mo-Fe-4;⑤七钼 酸铵溶液饱和浸渍到制备好的Fe-0催化剂上,催化 剂编号为Mo-Fe-5。

1.2 催化剂评价

催化剂的煤直接液化性能评价在 500 ml 的高 压釜(美国 Parr4575)中进行。实验用煤为 2018 年神 华上湾煤。预先将煤研磨至 150 μm 以下,经 100℃ 下真空干燥 6 h 后密闭保存。煤粉的元素分析、工 业分析和岩相分析结果列于表 1。实验用的溶剂来 自神华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示范装置生产的工业 循环溶剂,其性质列于表 2。干煤粉、工业循环溶剂 和硫助剂的用量分别为 28.0、42.0 和 0.32 g。催化剂 按 Fe 与干煤质量比为 1:100 加入。

高压釜依次用氮气和氢气置换后充入氢气至 10 MPa(常温),然后以20℃/min升温至455℃恒温反 应1h,快速降温后取气相产物进行色谱分析 (Agilent 7890A,其中烃类采用FID检测,Al₂O₃毛细 管柱,N₂、CO、CO₂、H₂、H₂S采用TCD检测,13X分子 筛填充柱),取全部的液固相产物依次用正己烷和四 氢呋喃进行索氏抽提,进而计算获得煤转化率、氢 耗、气产率(gas)、水产率(H₂O)、油产率(oil)和沥青产 率(前沥青烯和沥青烯,PAA),产物分析和计算方法 见文献¹¹⁹¹。煤直接液化性能数据采用三次重复实验 的平均值,转化率和油产率相对偏差分别控制在 0.5%和1%以内。

1.3 催化剂表征

催化剂形貌和粒度采用日立S-4800型扫描电 镜(SEM)观察,加速电压为15 kV。催化剂透射电 镜(TEM)及能谱元素分布(EDX)采用FEI公司的 Tecnai G2 F30S-Twin,样品预先用乙醇超声分散 1h,测试电压200kV,对所选区域进行面扫获得表 面元素分布。在日本 Rigaku 公司 D/max-RB 型 X 射线粉末衍射仪上进行 XRD 表征, Cu K。射线源 (λ =0.154 nm), Ni 滤波, 管电流 200 mA, 管电压 40 kV, 扫描范围 10°~80°, 采用 Scherrer 公式以 (200)晶面的半峰宽计算催化剂的平均晶粒尺寸。 采用美国Tristar II 3020型物理吸附仪测试催化剂 的比表面积和孔容,样品预先在100℃下脱气6h, 在液氮浴温度下进行 N,吸附-脱附测定。催化剂 体相组成采用荷兰帕纳科 Axios 型 X 射线荧光光 谱仪(XRF)进行分析。采用日本岛津的 Kratos AXIS ULtra DLD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分析样品 的表面电子状态,样品在超高真空脱气后通过单 色 Al K_a X 射线源进行 XPS 实验,结合能参考在 284.8 eV的C 1s峰。在美国康塔 Chembet PULSAR 型化学吸附仪中测试催化剂 H_-TPR 性能,样品装 填量为15 mg,反应气体为10% H₂/90% Ar,流速为 30 ml/min, 样品预先吹扫 60 min, 然后再以 10℃/min升温至950℃。

Table 1 Proximate, ultimate and petrographical analyses of Shenhua Shangwan coal										
工业分析(质量分数) 1%			岩相分析φ/%			元素分析(质量分数)/%				
\mathbf{M}_{ad}	A_d	V_{daf}	Vitrinite	Inertinite	Exinite	С	Н	0	Ν	S
3.89	5.76	36.30	48.8	49.2	0.0	80.70	4.78	13.19	0.95	0.38
注:1. M _{ad} 一空气干燥基水分;A _d 一空气干燥基灰分;V _{daf} 一无水无灰基挥发分。2. 元素分析基于无水无灰基煤;氧含量为减差结果。										

表1 神华上湾煤的煤质和岩相分析

Table 2 The properties and ultimate analysis of the recycle	solvent
---	---------

密度/(a/am ³)	学研究	供氢指数/(mg/g) -	元素分析(质量分数)/%					
密度/(g/cm)	万峽平		С	Н	S	Ν	0	
0.9905	0.49	18.88	89.490	9.718	0.003	0.021	0.768	

2 结果与讨论

2.1 Mo引入方式对催化剂物理结构特性的影响

铁氧化物催化剂合成主要包括沉淀与氧化反 应,沉淀时部分二价铁离子与氢氧根结合形成沉淀 晶核,氧化时剩余二价铁离子及二价铁沉淀晶核被 氧化成三价铁沉淀晶核,继续生长转化为铁氧化物 晶体。在铁基催化剂沉淀与氧化阶段引入 Mo, Mo 与 Fe共沉淀形成的钼铁化合物会影响铁氧化物的 形成和生长,使铁沉淀物和钼铁复合沉淀物之间形 成不同的包覆状态,进而合成不同 Mo分散和暴露 程度的钼铁复合催化剂。

图 2 及图 3 的 SEM 和 TEM 显示, Fe-0 催化剂是 不规则长片形态, 其长边由多个细长条的长边拼接



图2 催化剂的SEM形貌

Fig.2 SEM images of Fe catalyst an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图 3 催化剂的 TEM 形貌 Fig.3 TEM images of Fe catalyst an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或堆砌而成,短边宽30~100 nm;Mo-Fe-1、Mo-Fe-2 和Mo-Fe-3分别是在二价铁离子沉淀阶段前、后引 入的Mo,催化剂粒度大幅下降,形态转变为针状与 纺锤形态交杂的颗粒。氧化反应后引入Mo的 Mo-Fe-4以及在Fe-0上浸渍Mo的Mo-Fe-5催化剂 形貌与Fe-0相似,粒度没有明显变化。

图 4 的 XRD 衍射谱图显示,催化剂中出现的是 γ-FeOOH和α-FeOOH衍射峰,没有钼化合物衍射 峰,这可能与 Mo含量偏低或在催化剂中处于高度 分散有关。Fe-O 催化剂中γ-FeOOH衍射峰突出, α-FeOOH 衍射峰微弱; Mo-Fe-1、Mo-Fe-2 和 Mo-Fe-3 中的α-FeOOH 衍射峰强度增大, γ-FeOOH衍射峰强度减弱,表明沉淀与氧化过程中 二价铁离子与 Mo发生了强相互作用,生成更多 α-FeOOH,并使结晶度下降。Mo-Fe-4中γ-FeOOH 衍射峰强度几乎不变,说明 Mo对已完成生长的铁 氧化物影响小,Mo仅能与少量存在的游离铁结合或 只能影响非稳态的铁氧化物。Mo-Fe-5与Fe-O 催 化剂的衍射峰无明显差别,表明浸渍引入的 Mo不 影响稳态铁氧化物结构。

表3催化剂的织构性质显示,Fe-0催化剂比表



图4 催化剂的XRD谱图



面积、孔容和平均孔径分别为76.0 m²/g、0.29 cm³/g 和 15.2 nm, 平均晶粒尺寸为 14.9 nm。Mo-Fe-1、 Mo-Fe-2和 Mo-Fe-3比表面积大幅上升,达到 133.4~150.6 m²/g, 孔容升高至 0.43~0.48 cm³/g, 平均 孔径下降,平均晶粒尺寸下降至11.3~12.3 nm:沉淀 前引入的 Mo影响了铁氧化物形成和生长,使晶粒 尺寸变小,织构性质得到改善。由图5孔结构分布 可以看出,它们2~4 nm小孔和5~40 nm中孔明显增 加。Mo-Fe-1、Mo-Fe-2和Mo-Fe-3催化剂体相 Mo/Fe接近于投料比,Mo没有流失或流失率很低。 Mo-Fe-1中Mo在表层中分布接近体相含Mo量,说 明 Mo 从氨水溶液中引入时 Mo-Fe 复合沉淀晶核与 Fe 沉淀晶核是均匀形成和生长的。Mo-Fe-2 和 Mo-Fe-3中Mo在表层中分布偏低,尤其Mo-Fe-2 表层 Mo 仅为体相的 1/3, Mo 更多被包覆于晶体内 部。Mo-Fe-4比表面积、孔容以及铁氧化物晶粒尺 寸与Fe-0相差不大,但平均孔径下降至13.0 nm,且 5~40 nm 中孔轻微下降, 2~4 nm 小孔轻微上升, 可能 Mo与游离铁结合形成的 Mo-Fe 复合沉淀微晶生长 于铁氧化物晶体中孔内形成了新的小孔。Mo-Fe-4 中体相 Mo含量为1.51%,表层为0.88%,钼流失严 重,进一步表明氧化反应后溶液中的Fe离子不足, Mo不能与Fe离子结合形成沉淀。Mo-Fe-5催化剂 平均孔径下降至12.6 nm, 2~4 nm 小孔少量增加, 这 是吸附到铁氧化物大孔内的七钼酸铵分子形成了 新的小孔。Mo-Fe-5中表层 Mo含量达到 10.94%, 远高于体相,说明浸渍引入的 Mo 主要富集于催化 剂表面。

沉淀和氧化阶段引入Mo会对铁氧化物晶粒的形成和生长产生影响,使铁氧化物晶相由γ-FeOOH向α-FeOOH转变,平均晶粒尺寸下降,改善比表面积等织构性质,并使Mo产生不同的赋存形式和状态。图6是铁催化剂和钼铁复合催化剂的结构。Mo-Fe-1中Mo从氨水溶液中引入,Mo、Fe共沉淀可实现Mo-Fe

			F F F F F F F F F F	.. <i></i>	-	
催化剂	平均晶粒/nm	比表面积/(m²/g)	孔容/(cm³/g)	平均孔径/nm	(Mo/Fe)(XRF)/%	(Mo/Fe)(EDX)/%
Fe-0	14.9	76.0	0.29	15.2	—	—
Mo-Fe-1	12.3	141.6	0.48	13.4	4.94	5.05
Mo-Fe-2	12.1	150.6	0.46	12.1	5.11	1.70
Mo-Fe-3	11.3	133.4	0.43	13.0	5.02	3.86
Mo-Fe-4	15.3	79.5	0.26	12.9	1.51	0.88
Mo-Fe-5	14.9	81.6	0.26	12.6	4.88	10.94

表 3 催化剂的织构性质和 Mo 含量 Table 3 Texture properties, Mo content of catalysts



Fig.5 Pore distribution of Fe catalyst an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composite catalysts

复合沉淀晶核和Fe沉淀晶核均匀生长,两者均匀分 布并相互抑制晶粒过度长大。Mo-Fe-2中Mo从硫酸 亚铁溶液中引入,钼酸根被Fe²⁺与SO₄⁻包覆形成络合 物,Mo-Fe复合沉淀晶核被Fe沉淀晶核包裹,使Mo 表层分布低。Mo-Fe-3与Mo-Fe-2结构类似,前者 在沉淀反应后引入Mo,部分二价铁已沉淀,Mo被Fe 包覆程度下降。Mo-Fe-4中Mo在氧化后引入,溶液 中二价铁离子不足导致 Mo大量流失,但铁氧化物孔 道内形成了高分散的微晶 Mo-Fe复合氧化物。 Mo-Fe-5催化剂中 Mo以七钼酸铵分子形式吸附于铁 氧化物表面,Mo在催化剂表面高度富集分布。

2.2 Mo引入方式对催化剂化学特性影响

图7的XPS结果显示,催化剂Fe2p的X射线光 电子能谱没有明显差别,表明催化剂中的铁均被氧 化为三价铁,Mo3d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显示钼铁 复合催化剂分别在结合能232.5 eV(Mo⁶⁺3d₅₂)和 235.8 eV(Mo⁶⁺3d₅₂)附近有光电子发射峰,表明Mo 的价态主要为正六价^[24]。Fe-Mo-4中Mo3d光电子 发射峰向低电子结合能方向偏移约0.2 eV,可能Mo 与溶液中微量存在的Fe²⁺结合形成了微晶Mo-Fe复 合物种,部分六价Mo被诱导还原为五价Mo。Fe-Mo-5中的Mo3d光电子发射强度明显增大,进一步 证实表面Mo在该催化剂表相的富集程度高。

铁氧化物在煤直接液化体系内被还原和硫化 为活性相Fe_{1-x}S进而起催化作用,因此铁氧化物氧 化还原特性与活性关联密切^[14,25]。图8的H₂-TPR谱 图显示,催化剂分别在低温区(250~380℃)和高温区 (440~880℃)出现耗氢峰,低温区为Fe₂O₃还原为 Fe₃O₄和部分高价钼还原为低价钼,高温区为Fe₃O₄ 向Fe还原和钼的进一步还原^[26]。FeOOH在250℃时 开始向活性相Fe_{1-x}S转化,煤直接液化反应温度为 455℃,因此催化剂在低温区还原特性与活性相的关 联度更大^[14-15]。Fe-O催化剂低温区还原峰相对较宽 但强度较低,说明催化剂中水合氧化铁晶粒尺寸分 布较宽。Mo-Fe-1、Mo-Fe-2和Mo-Fe-3在低温区 还原峰强度增大,表明Mo改善了催化剂织构性质, 提高了铁氧化物被还原能力。Mo-Fe-4还原峰与 Fe-O类似,但低温区还原峰终点温度低约10℃,可



Fig.7 XPS patterns of Fe and Mo-Fe composite catalysts







能存在的微晶 Mo诱导了铁氧化物还原。Mo-Fe-5 中的七钼酸铵相比 Mo的氢氧化物更难被还原^[27],富 集于表层的七钼酸铵可能阻碍了氢气向铁氧化物 晶体内层扩散,其低温区还原峰终点温度向高温方 向偏移了约40℃。

2.3 Mo引入方式对催化剂的煤直接液化催化活性 影响

FeOOH 以收缩和断裂形式生成小晶粒活性相 Fe_{1-x}S,具有较强的活化氢和催化煤大分子热解的能 力^[15,28],在煤直接液化中可以持续稳定地发挥催化活 性,我国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装置使用的是 FeOOH 负载于煤粉表面的催化剂^[8]。实验用神华上湾煤惰 质组含量达到49.2%,表4煤直接液化结果显示,在 温度455℃、冷氢初压10.0 MPa 相对温和的反应条 件下^[17,29],Fe-0催化剂的煤转化率和液化油产率分 别为86.7%和55.3%,与使用量为0.1%的市售纳米 级 MoO₃油产率相当,且转化率更高,表现出很好的 催化效果。 Mo修饰后的钼铁复合催化剂活性均优于Fe-0 催化剂和近2倍Mo用量的市售纳米级MoO₃催化 剂。相比Fe-0催化剂,煤转化率和油产率分别提高 1.2%~1.5%和2.0%~5.0%,氢耗提高0.3%~0.4%,气 体产率下降0.7%~1.1%,水产率上升0.4%~0.7%,说 明Mo掺杂后提高了催化剂活化氢的能力。体系中 活性氢增多促进了煤的转化和中间产物沥青类物 质进一步加氢裂解为油,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轻 组分二次裂解,使更多氧加氢生成水¹³⁰。钼铁复合 催化剂主要性能差异为沥青产率和液化油产率,其 中Mo-Fe-5和Mo-Fe-1油产率最高,分别为60.3% 和59.7%,沥青产率最低为5.3%,促进沥青转化为油 能力最强;其次为Mo-Fe-3,油产率为58.4%;Mo-Fe-2和Mo-Fe-4对油产率的提升幅度最小,分别为 57.5%和57.3%。

2.4 钼铁复合催化剂构效关系讨论

如图9所示,煤直接液化反应中催化剂对煤的 热解,与对氢的活化、活性氢转移和加氢反应起重 要作用。钼铁复合催化剂中Mo调变了铁氧化物及 其活性相Fe_{1-x}S的结构和电子性能,提高了Fe_{1-x}S催 化煤热解能力和催化加氢活性;同时Mo作为一种 高活性元素,利用铁氧化物载体作用实现了自身分 散,更好发挥了对氢的活化和催化加氢能力,Mo和 Fe两者协同促进了煤热解和产物加氢,使煤转化率 和液化油产率提高。

中间产物前沥青烯和沥青稀加氢裂解生成油 气小分子产物的反应速率较慢,是煤直接液化反应 速控步骤,循环溶剂为煤热解自由基碎片供氢后转 变为贫氢溶剂,催化剂在这一步中对氢及中间产物 的活化起关键作用^[31-32]。溶解在循环溶剂中的氢分 子被催化剂活化后可以直接对前沥青烯和沥青烯 加氢,也可以通过对贫氢溶剂加氢后再转移至中间

Table 4 Kesuns of direct coal inqueraction on catalysis								
催化剂	壮小志(兵目八兆) (4)	启 赵(氏县八粉)(6)	产率(质量分数) /%					
	转化平(灰里刀奴)/%	刭杙(灰里汀奴)/%	气体	水	沥青	油		
Fe-0	86.7	4.1	14.9	12.7	7.9	55.3		
${ m MoO}_3$	85.1	3.9	14.4	12.8	6.4	55.4		
Mo-Fe-1	87.9	4.5	14.0	13.4	5.3	59.7		
Mo-Fe-2	88.0	4.4	13.8	13.1	8.0	57.5		
Mo-Fe-3	88.2	4.5	13.9	13.2	7.2	58.4		
Mo-Fe-4	87.9	4.4	14.2	13.1	7.7	57.3		
Mo-Fe-5	88.2	4.5	13.8	13.3	5.3	60.3		

表4 催化剂的煤直接液化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on catalyst

注: MoO, 为市售的粉体纳米级三氧化钼(杭州吉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平均粒度小于100 nm, 使用量按 Mo/干煤为 0.1% 加入。



图9 煤直接液化反应途径







产物。钼铁复合催化剂都促进了氢气的活化和加氢 反应,使氢耗提高了0.3%~0.4%,但它们催化沥青类 物质加氢裂解能力不同。研究发现,催化剂可为氢 原子在芳环结构中转移提供活性中心^[2],通过循环溶 剂转移的氢有利于强C—C键裂解^[33-34],Mo-Fe-1和 Mo-Fe-5催化剂可能在促进活性氢经循环溶剂传递 至中间产物过程发挥了突出的催化作用,加速了前 沥青烯和沥青烯加氢裂解转化为油。如图10所示, 液化油产率与铁氧化物比表面积没有明显关系,而 Mo在催化剂表面分布越高时液化油产率越高,说明 进入液化油高选择性区,Fe_{1-x}S的催化促进作用不再 明显,更多依托分布于表层高活性 Mo 对沥青类物 质和氢的活化,以及活性氢原子在循环溶剂与沥青 类物质中传递时的催化作用。

3 结 论

Mo可以调变铁氧化物及其活性相Fe_{L-}S的结构

和电子性能,提高 Fe_{1-x}S 催化煤大分子热解能力和 催化加氢活性,同时 Mo 通过铁氧化物载体作用实 现了分散,钼和铁协同提高了催化煤热解和加氢能 力,使煤转化率和液化油产率提高。

Mo 从氨水中引入时形成均匀分散的小晶粒 Mo-Fe复合化合物,浸渍引入的 Mo 以七钼酸铵分子 形态富集于催化剂表面;催化剂表层分布的 Mo 有 利于促进活性氢在循环溶剂和沥青类物质中传递, 加速前沥青烯和沥青烯加氢裂解, Mo-Fe-1和 Mo-Fe-5 催化剂油产率相比铁催化剂分别提高4.4% 和 5.0%。Mo 从硫酸亚铁溶液中或在Fe沉淀后引入会 使 Mo-Fe沉淀晶核被Fe沉淀晶核包覆, Mo 难以暴 露,活性被抑制;氧化后引入 Mo,由于溶液中二价铁 离子不足会导致 Mo流失。

沉淀过程引入Mo和浸渍引入Mo合成的铁钼复 合催化剂催化活性最高,前者过程简单,不产生额 外的单元操作,运行成本低,工业应用便利。

参考文献

- Ali A, Zhao C. Direct liquefaction techniques on lignite coal: a review[J].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2020, 41(3): 375–389.
- [2] Vasireddy S, Morreale B, Cugini A, et al. Clean liquid fuels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chemistry, catalysis, technological status and challenges[J]. 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2): 311–345.
- [3] 吴春来.煤炭直接液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Wu C L.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M].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0.
- [4] 刘振宇.煤直接液化技术发展的化学脉络及化学工程挑战[J]. 化工进展, 2010, 29(2): 193-197.
 Liu Z Y. Principal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hallenges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technology[J].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2010, **29**(2): 193–197.

- [5] Mochida I, Okuma O, Yoon S H. Chemicals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Chemical Reviews, 2014, 114(3): 1637–1672.
- [6] Yang Z Y, Zeng P, Wang B Y, et al. Ign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alternative kerosene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and its blends with conventional RP-3 jet fuel[J]. Fuel, 2021, 291: 120258.
- [7] 曹宏伟,李月婷,王腾达,等.煤直接液化油制备航空航天燃料的工艺研究[J].含能材料,2020,28(5):376-381.
 Cao H W, Li Y T, Wang T D, et al. Process of upgrading diret coal liquefaction oil to aerospace fuel[J]. Chinese Journal of Energetic Materials, 2020,28(5):376-381.
- [8] 舒歌平.神华煤直接液化工艺开发历程及其意义[J].神华科技, 2009, 7(1): 78-82.
 Shu G P.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Shenhua coal direct liquefaction[J]. Shen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7(1): 78-82.
- [9] Shui H F, Cai Z Y, Xu C B. Recent advances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Energies, 2010, 3(2): 155–170.
- [10] Bacaud R. Dispersed phase catalysis: past and future, celebrating one centu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Fuel, 2014, 117: 624-632.
- [11] Sheng J P, Baikenov M I, Liang X Y, et al. Rapid separation and large-scale synthesis of β-FeOOH nanospindles for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17, 165: 80–86.
- [12] Liu B L, Li Y Z, Wu H, et al. Room-temperature solid-state preparation of CoFe₂O₄@Coal composite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Catalysts, 2020, 10(5): 503.
- [13] Lokhat D, Carsky 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using iron carbonyl powder catalyst[J]. Chemic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2019, 42(4): 818-826.
- [14] Kaneko T, Tazawa K, Koyama T,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iron catalyst to the active phase in coal liquefaction[J]. Energy & Fuels, 1998, 12(5): 897–904.
- [15] Xie J, Lu H F, Shu G P,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catalytic behaviors of iron-oxygen precursors during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2018, **39**(4): 857-866.
- [16] Mochida I, Sakanishi K, Suzuki N, et al. Progresses of coal liquefaction catalysts in Japan[J]. Catalysis Surveys from Asia, 1998, 2(1): 17–30.
- [17] 李克健,吴秀章,舒歌平.煤直接液化技术在中国的发展[J]. 洁

净煤技术, 2014, 20(2): 39-43.

Li K J, Wu X Z, Shu G P. Development of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J]. Clean Coal Technology, 2014, **20**(2): 39–43.

- [18] Kaneko T, Derbyshire F, Makino E. Coal Liquefaction[M] // Ullmann's Encyclopedia of Industrial Chemistry. Germany: Wiley-VCH, 2012.
- [19] 谢晶, 卢晗锋, 陈银飞, 等. 助剂改性 FeOOH 及其煤直接液化 催化活性[J]. 化工学报, 2016, 67(5): 1892-1899.
 Xie J, Lu H F, Chen Y F, et al. Promoters modified FeOOH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s for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CIESC Journal, 2016, 67(5): 1892-1899.
- [20] 谢晶, 舒歌平, 李克健, 等. 硅/铝改性 FeOOH 及其煤直接液化 催化性能[J]. 煤炭转化, 2015, 38(4): 48-53,57.
 Xie J, Shu G P, Li K J, et al. Study on Si/Al modified FeOOH and its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coal direct liquefaction[J]. Coal Conversion, 2015, 38(4): 48-53,57.
- [21] Hu H Q, Bai J F, Guo S C, et al. Coal liquefaction with *in situ* impregnated Fe₂(MoS₄)₃ bimetallic catalyst[J]. Fuel, 2002, 81(11/12): 1521–1524.
- [22] 谢晶, 舒歌平, 高山松, 等. 高分散 Mo 基催化剂煤直接液化催化性能[J].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20, 34(5): 1182–1188.
 Xie J, Shu G P, Gao S S, et al.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Mo based catalysts for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2020, 34(5): 1182–1188.
- [23] Wu C L, Luo Y, Zhao K, et al. Recycling molybdenum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residue: a new approach to enhance recycling efficiency[J]. Catalysts, 2020, 10(3): 306.
- [24] 任锐, 王宗贤, 管翠诗, 等. 渣油悬浮床加氢水溶性催化剂预硫 化研究(II): 钼酸盐硫化产物的 XPS 分析[J]. 燃料化学学报, 2005, 33(3): 299-303.
 Ren R, Wang Z X, Guan C S, et al. Study on the sulfurization of water-soluble catalysts for slurry-bed hydroprocessing of residue (II): XPS analysis of sulfurized product of molybdate[J]. Journal of Fuel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2005, 33(3): 299-303.
- [25] 吴艳,赵鹏,毛学锋.煤液化条件下铁系催化剂的相变[J].煤炭 学报,2018,43(5):1448-1454.
 Wu Y, Zhao P, Mao X F.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iron-based catalyst at coal liquefaction[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2018,43(5):1448-1454.
- [26] Zieliński J, Zglinicka I, Znak L, et al. Reduction of Fe₂O₃ with hydrogen[J]. Applied Catalysis A: General, 2010, 381(1/2): 191–196.
- [27] 尹周澜,周桂芝,赵秦生,等. 钼酸铵在氢气气氛中的还原行为[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1995, 5(1): 42-44.
 Yin Z L, Zhou G Z, Zhao Q S, et al. Reduction behavior of ammonium molybdate in hydrogen atmosphere[J]. 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 1995, 5(1): 42-44.
- [28] Ades H F, Companion A L, Subbaswamy K R. Molecular orbital calculations for iron catalysts[J]. Energy & Fuels, 1994, 8(1): 71-76.
- [29] 单贤根,李克健,章序文,等.神华上湾煤恒温阶段直接液化反应动力学[J].化工学报,2017,68(4):1398-1406.
 Shan X G, Li K J, Zhang X W, et al. Isothermal kinetics of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for Shenhua Shangwan coal[J]. CIESC Journal, 2017,68(4):1398-1406.
- [30] Li X, Hu S X, Jin L J, et al. Role of iron-based catalyst and

hydrogen transfer in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Energy & Fuels, 2008, **22**(2): 1126–1129.

- [31] 高山松.显微组分及溶剂加氢对神东煤直接液化过程的影响[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6.
 Gao S S. Study on macerals and recycle solvent hydrotreatment in the Shendong coal liquefaction process[D].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 [32] 史士东.煤加氢液化工程学基础[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Shi S D. Engineering Fundamentals of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M].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2.

- [33] Niu B, Jin L J, Li Y, et al. Mechanism of hydrogen transfer and role of solvent during heating-up stage of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J].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2017, 160: 130–135.
- [34] McMillen D F, Malhotra R, Chang S J, et al. Mechanisms of hydrogen transfer and bond scission of strongly bonded coal structures in donor-solvent systems[J]. Fuel, 1987, 66(12): 1611– 1620.